

午后曳航

The Sailor Who Fell from Grace with the Sea

Mishima Yukio

[日] 三岛由纪夫 著 许金龙 译


午后曳航

Mishima Yukio

The Sailor Who Fell from Grace with the Sea

〔日〕三岛由纪夫 著 许金龙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经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午后曳航 / [日] 三岛由纪夫著; 许金龙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0. 1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978-7-5339-2954-1

I. 午… II. ①三… ②许… III. 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I 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3385 号

原书名: GOGO NO EIKO

作者: MISHIMA Yukio

Copyright © 1960 HIRAOKA Ichihi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09-69 号

午后曳航

作 者: [日] 三岛由纪夫

译 者: 许金龙

策划统筹: 曹 洁

责任编辑: 朱怡瓴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 www.zjwycbs.cn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字数: 108 千字

印张: 6

插页: 5

书号: ISBN 978-7-5339-2954-1

定价: 23.00 元 (精)

目录

第一部 夏

- 第一章 / 003
- 第二章 / 014
- 第三章 / 024
- 第四章 / 036
- 第五章 / 047
- 第六章 / 060
- 第七章 / 069
- 第八章 / 081

第二部 冬

- 第一章 / 093
- 第二章 / 104
- 第三章 / 113
- 第四章 / 125
- 第五章 / 136
- 第六章 / 153

第七章 / 162

三岛由纪夫美学观的形成和变异——代译后记 / 176

第一部 夏

第一章

“睡吧！”说完这句话，妈妈就从外面把登房间的房门锁上了。倘若发生火灾什么的，该怎么办才好呢？当然，妈妈发誓，那时要首先打开这扇房门。不过，万一木材被火焰烧烤而膨胀变形，涂料堵住了锁眼，那又该怎么办呢？从窗子逃生吗？可窗下是石块地面，况且，这座细高得不可思议的建筑物的二楼离地面又是那样高。

这一切都是登自作自受，自从那次他在首领的诱使下，于半夜溜出去之后，无论被怎样盘问，他都不肯说出首领的姓名。

位于横滨中区山手町谷户坡上的这座宅第，是已故的父亲建造的，在被美军占领期间，家宅曾被征用并加以改造，二楼的每个房间里都修建了卫生间，因此被锁在屋里倒也没有什么不方便。不过，在十三岁这样的年龄，这却是莫大的屈辱。

一天下午，登一人留守家中，十分委屈。他仔细察看着整

个房间。与母亲卧室相连接的部分，安上硕大的抽屉，当登拉出所有抽屉，把充塞其中的衣物全都扔到地板上泄愤时，发现其中一个抽屉格档透出一束光亮。

他把脑袋探了进去，寻找那束光亮的来源。原来，那是从大海折射进来的初夏上午的阳光，那阳光溢满了妈妈出门后的房间。他蜷起身体，缓缓钻进抽屉格档。即使是成年人，只要伏下身子，大概也是能够爬到腹部的吧。

从窥孔望去，妈妈的房间显得格外清新。

左侧墙边，是爸爸所喜爱的、从美国函购来的铮亮的黄铜双人床，自他去世后，这张新奥尔良风格的床就一直那么放在原处。床上整整齐齐地铺盖着白色床罩，上面的绒头浮现出很大的K字，那是登家的姓——黑田^①——的缩写字母。一顶藏青色麦秸散步帽缀着长长的浅蓝色缎带，搁放在床罩上，床头柜上摆着一台绿色电风扇。

右侧窗旁置放着椭圆形的三面镜，镜面被略微随意地折合上，从缝隙望去，镜子的棱角宛如冻冰一般。镜前挨个儿立着花露水、香水喷洒器、紫色的收敛剂瓶，还有每一面都闪烁光亮的玻璃粉盒。……镶着花边的深咖啡色手套缩成一团，如

① 黑田的英语标音为 Kuroda。

同因枯萎而卷曲的杉树叶一样。

镜台对面是依窗而置的长沙发、立式台灯、两把椅子和一张奢华的小桌，长沙发上靠着一只刚着手的罗纱刺绣的绣绷。现今早已不时兴这玩意儿了，妈妈怎么仍然喜欢这种手艺？从这里望去，绣绷上的花样不太清晰，银灰色的绣底上，一只花里胡哨的像是鸚鵡的鸟儿的翅膀刚刚绣了一半。一双长筒丝袜胡乱地扔在绣绷旁，这堆肉色薄丝散乱着搭放在花布质地的长沙发上，竟奇妙地使整个房间弥漫着焦灼的气氛。一定是妈妈临出门时，发现这双袜子出现跳丝而匆忙换下的吧。

窗外只有耀眼的天空，以及几片在大海的反映下，宛如玳瑁质一般坚硬的、光润的云彩。

登难以想象，正在打量的会是平素里妈妈的那个房间，自己像是在偷看一位已外出的陌生女人的屋子。这里确实是女人的房间，各个角落都充溢着地地道道的女性韵味，弥漫着淡淡的残香。

……突然，登觉察到一件奇妙的事。这个窥孔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占领军的几家家属临时住在这里时……

登蜷着身子呆在这个满是尘埃的抽屉格档里，忽然感到有个更加艰难地屈着长满黄毛的毛烘烘的身体也曾趴在这里。于是，这个窄小空间里的空气立刻变得酸溜溜的，令人难以忍受。

他蠕动着身体倒退出来，匆匆向隔壁房间奔去。

登很难忘却当时那种奇特的印象。

闯进妈妈的房间后，登觉得与刚才看到的那个神秘的房间似是而非，又成了妈妈那间看惯了的单调的房间；那间夜晚妈妈停下刺绣，憋着呵欠为自己指点作业和嘟哝着发牢骚的房间；那间她呵斥着“从没见你把领带拉直过”、“你不要总是借口看大海而到妈妈的屋里来，你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的房间；那间妈妈或查阅从店里带回的账簿，或在税金申报单前托腮长思的房间。

登从这边寻找那个窥孔，却怎么也找不到。

仔细一看，发现围板上部镶有一圈旧式的细小木雕框条，在若干波形的木雕之间，一个波浪十分巧妙地遮掩住了那个窥孔。

登慌慌张张地跑回自己的房间，他要尽快把扔乱了的衣服叠好，然后原样放回，还要把所有抽屉都整整齐齐地推上。他在心里发誓，今后决不做任何可能引起妈妈注意抽屉的事。

自从知道这个秘密后，特别是在妈妈唠唠叨叨地说个不休的夜晚，不论房门是否被锁上，登都会悄悄拉出抽屉，不知厌倦地偷看妈妈就寝前的身姿。而当妈妈态度温和的夜晚，他则决不去窥视。

登发现妈妈有个怪癖——虽然还没有酷热到难以入眠的程度，可她有时却会赤裸着身子，一丝不挂。穿衣镜放在房间一个无法窥见的角落，所以，当妈妈过于走近穿衣镜时，窥视就会变得异常艰难。

刚满三十三岁的妈妈由于参加了网球俱乐部，美丽的体形显得窈窕、匀称。妈妈习惯在全身涂抹了花露水后才上床，不过，偶尔也会撇腿偏身坐在镜前，好像发烧一样，茫然若失地凝视着镜子，把散发出浓烈香气的手指一动不动地放在身体上，手指上的香水气味甚至飘散到了登的鼻前。此时，登会把妈妈那拢在一起的手指上涂着的红色指甲油错看成鲜血而直打冷战。

有生以来，登还从未这样仔细地打量过女人的身体。

妈妈的双肩宛如海岸线一般柔和地向左右倾斜，脖颈和胳膊被晒得微微发黑，可从她的胸部开始，却有一片如同被灯火照亮了的温暖的白皙，一片丰腴、圣洁的领域，由中心漾展开来。柔美的曲线在她的乳房处忽然变得那样骄傲，在双手的搓揉下，葡萄色乳头傲然挺立。微微起伏的腹部有一条妊娠线。为了研究这一切，在爸爸的书斋那个伸手难及的高高书柜里，登找出了那本有意夹放在《四季花草栽培法》、《公司要览手册》等书籍里的开口朝外、落满尘埃的红皮书。

从窥孔望去，那片黑色的区域怎么也无法看清。由于过分

使劲，登的眼角开始作痛……他想出了所有猥亵的语言，可语言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拨开那团毛丛而进入其中的。如同朋友们所说的那样，或许那是一间可怜的空屋吧。那间空屋与登自身世界的空虚，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十三岁的登确信，自己是一位天才（这也是他的朋友们所确信的），这个世界则是由若干单纯的记号和决定所组成；死亡自人们降生的那一刻起，就牢牢扎下了根，人们除了为它浇水、培育之外别无他法；生殖是虚构的，因而社会也是虚构的；爸爸和老师正因为他们是爸爸和老师，才犯下了弥天大罪等等。所以，爸爸的去世对于八岁的他，毋宁说是一件值得高兴和夸耀的事。

月光下，妈妈赤裸着身子，灭掉灯光站在穿衣镜前。那天夜晚，这个空洞的印象夺去了登的睡眠，在柔美的身影和光泽中，极度的不悦显露在登眼前。

“假如我是变形虫，”他这么想着，“借助那极小的肉体，或许能够击败这个不悦吧，而人类那不彻底的肉体，则是不可能战胜任何事物的。”

夜晚，汽笛声常常像梦魇一样，由敞开着的窗子闯进来。在妈妈态度温和的晚间，他不去窥探这一切而酣然入睡，却在梦中再现那些情景。

登为自己拥有坚硬的心而自豪，甚至在梦中他也不曾哭

泣。那颗坚硬的心宛如巨大的铁锚，抗拒着海水的侵蚀，毫不理睬那样困扰着船底的富士壶^①和牡蛎，把自己历经磨砺的身体漠然地沉入港口淤泥里的空瓶、橡胶制品、旧靴、缺了齿的红梳子以及啤酒瓶盖等沉积物中……他盼望有一天，能在自己的心脏文上铁锚的图案。

……暑假就要结束时，妈妈最不温和的夜晚来临了。

那个夜晚毫无预兆，骤然而至。

妈妈是黄昏时分出门的，说是为了表示谢意，要请昨天在船上热情接待了登的二等船员冢崎吃晚饭。临出门前，妈妈在胭脂色内衣上加套了镶着黑绢花边的和服，系上白色的夏用织锦带，竟是那么漂亮。

夜晚十点左右，妈妈领着冢崎回来了。登迎上前去，在客厅里听微醉的船员提起了有关轮船的话题。“该去睡了！”十点半时，妈妈对登这么说罢，便把登赶进他的房间，从外面锁上了房门。

那是一个酷热的夏夜，何况在抽屉格档里还要屏气静息。登摆好了以往钻格档时的姿势，耐心等待着。十二点过了好一会儿，从楼梯上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

① 富士壶，甲壳贝类，因其外壳形状与富士山相似而得名，常吸附于岩礁和船底。

为了再次证实登的房门已被锁上，转螺在黑暗中令人不快地旋转着。不久，妈妈的房间响起了开门声。登屈起满是汗水的身体，钻进了抽屉格档里。

登清晰地看到，妈妈房间洞开的窗子上，一块玻璃映出往南移动着的月光。二等船员敞开缀有金丝绦肩章的衬衫，倚在窗边。妈妈的背影接近了他，两人在窗边久久地亲吻。

接着，妈妈玩弄着男人的衬衣纽扣低声说着什么，然后，拧亮光线柔和的立式台灯，向眼前退了回来。在窥孔无法看到的房间一隅的衣柜镜前，妈妈开始脱衣。松解带结时，与蛇发出威吓时的尖锐声响有点儿相似的声音，以及柔软的和服散落在地的响动就在近旁。窥孔的周围，忽然飘逸起妈妈总爱洒在身上的高级香水的郁香。登这才知道，在闷热的夜晚步行回来后，微醺的妈妈从汗湿的身上脱衣时散发出的香气，竟会这样浓烈、酣畅。

窗边的二等船员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边。在立式台灯的光线下，被阳光晒黑了的脸部唯有眼睛熠熠生辉。

登借助时常与之比量自己身高的立式台灯，可以大致估算出二等船员的身高。肯定不足一百七十厘米，大约一百六十五厘米，或者再高一些。他不是那种身材魁梧的男人。

冢崎缓缓解开衬衣纽扣，漫不经心地脱下身上的衣服，随手丢在了一旁。

冢崎和妈妈的年岁似乎相仿，却有着一副远比陆地上的男人生气勃勃、健壮有力的体魄，宛如大海的铸模铸就的身体。宽展的肩膀如同寺院的屋顶似的耸起，茂密的体毛包裹着的胸脯在剧烈起伏，身体的每一处都显现出犹如西沙尔麻绳用力搓结而成的肌肉绳结，看上去，他的身上好似披挂着可以随时哗啦啦抖搂在地的肌肉铠甲。更让登惊诧不已的，是那尊从他腹部的浓密毛丛中冲天而起，自豪地高高耸立着的光润的佛塔。

微弱的光亮从侧面洒向他那厚实的胸脯，可以清楚地看到，落下纤细投影的胸毛在上下起伏。眼睛中危险的光辉，不间断地投向妈妈脱衣的方向。身后映照过来的月光，在他耸起的肩上投下一抹金色的棱线。他那粗壮脖颈上的动脉也泛起了金色。这是真正的肌肉的黄金，月亮的清辉造就的黄金。

妈妈脱衣花费了很长时间，或许，是故意的吧。

突然，广阔的空间响起了汽笛声，这汽笛声从敞开着窗子的每一处蜂拥而入，溢满了幽暗的房间。这是满载着所有一切——无所不在的、无依无靠的、如同鲸鱼背部一般黝黑、滑腻的海潮的所有情念，成百上千次航海的记忆，以及全部的欢喜和屈辱——的大海怀着巨大的、无边无际的、黑暗的、被强加的悲哀发出的呼喊。这汽笛声从遥远的海面和大洋正中，运来了对这间小屋暗淡的花蜜的向往，挟着夜晚的辉煌和疯狂闯了进来。

二等船员猛然旋过身体，把目光转向大海方向……

登这时感到，有生以来，一直叠放在心中的东西被完全舒展开来，彻底实现了，自己仿佛置身于这个奇迹正在发生的瞬间。

直到汽笛声传来之前，那还是一幅不确切的绘图。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为着这个人世所没有的一瞬。而且，精选的材料也已备置，不再缺少任何东西，只是把这些驳杂、现实的材料堆放场骤然变为一座宫殿的力量还不够充足。

于是，汽笛的鸣叫声，猛然挥下了把一切都变幻为完美无缺的形态所必需的、决定性的一笔！

在此之前，月亮、大海的热风、汗水、香水、极度成熟的男人和女人裸露的肉体、航海的痕迹、通向世界的那个憋闷的小小窥孔、少年坚硬的心……这一切确实都已齐备，不过，那只是一些歌留多^①纸牌，并不表示任何意思。幸亏这声汽笛，那些纸牌忽然间获得了宇宙间的联系——登与妈妈，妈妈与男人，男人与大海，大海与登，全都得以连接起来，登窥见到了这条无法回避的存在之环。

^① 歌留多，日本的一种纸牌，每张印有一首诗歌，游戏时根据日语假名顺序将其相连，并以此决定胜负。